

雪山三战士

18
3

雪山三战士

高中午著

13BX43/13
22





雪山三战士

田中十津

1957.4/22

雪山三战士

高中午著

新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雪 山 三 战 士

高 中 午 著

*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康 平 路 155 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11号

上海劳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書 号 1817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字数 71,000

1958年9月第1版

195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2,000 定价 (6) 0.34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包括六个短篇，是描写边防战士和边疆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。

“人家”、“雪山三战士”、“雨天”、“巡逻之前”等四篇，生动地写出了我边防战士如何英勇机智、艰苦卓绝地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，战胜狡猾的敌人，完成光荣的保卫边疆的任务。

“沙沙波”写的是一个穷苦人的恋爱故事；“雅喊木恩的过失”写一个少数民族妇女受了奸商的诱惑，不相信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，背离丈夫，走上了作走私买卖的道路，最后发觉自己受了奸商的欺骗，羞愧地回到丈夫这边来。

目 次

雪山三战士	1
人象	29
雨天	47
巡邏之前	63
雅臧木恩的过失	82
沙沙波	100

雪山三战士

大雪严密地封盖住了山颠和深谷，雪山隐藏着不可知的秘密。

一个风雪肆虐的日子。狂风卷着雪团和冰雹，飞旋着、尖啸着，凶狠地吼叫着。它直扑雪山之巅，猛袭江河、峡谷之底，摇撼着威严的雪山，就象要把雪山撕破、推倒！峡谷里的百年古松被狂风吹成弧形、折断，甚至连根拔起，抛在一边！

洛桑根老头从他那被风雪包围着的小屋走出来，准备修一修那被大风吹乱的屋顶。

每当大雪封山的时候，洛桑根就和他的老伴，总是孤独的蜷居在小屋里，熬过难熬的日月。

突然，洛桑根发现在那摇撼着的梅里雪山①山麓，三个模糊的影子在向下蠕动！

洛桑根给这意外的事情吓住了：“那是什么怪兽啊？”

三个白色的人影朝他走来，越来越近。

尖利的风雪追赶着他们，三个人踉跄地走着。走在中

間的小鬼和瑞明吃不住勁，站立不穩，猛一下摔倒在雪上。班長和光國回過頭來，正要開口，一股冷風帶着冰渣撲進了他的嘴，他氣憋不過來，也跟着摔倒了。一棵龐大的樹杆猛的被狂風打斷，沉重的倒在他們身邊。走在后面的和治生連忙上前把他們扶起來。

三個人手拉着手，彎着腰，在深齊膝蓋的白雪中艱難地向前移動！

洛桑根站在凜冽的風雪里，陡的看見跟蹤着向他跑來的那小伙子，頭上閃現着一顆紅星。“解放軍”他想——一年前，這裡來過一批背槍的人，頭上有一顆紅星。只見那小伙子猛一下撲倒了，臉埋在深雪里。洛桑根抓起獵槍，飛跑過去，伸出有力的手臂，將小和抱起來，跑回小屋去。

三個戰士的衣服冰得象鐵甲，全身哆嗦着。小和一进屋就撲倒在火塘旁邊，臉擱在手臂上，喘着粗氣。和治生兩手扶着槍身，等胸口平靜了，才跺跺腳，把兩只腫脹的手伸到火苗上去。只有和光國站在一邊，用手拂去了槍上的雪花，再掏出手巾把槍機上的水擦乾，又試着拉了拉槍栓，然後才走向火塘。

洛桑根是個勇敢的老獵手，但 50 多年來，却沒有在大風雪的日子里迎接過客人。因此，他忙碌起來，一面吩咐老伴：“站着干什么？給同志們燒碗酥油茶，退退寒！”一面給火塘加了些燃料，把門關得嚴實些，然後忙着招呼三個戰

① 梅里雪山，橫斷山系中著名雪山，海拔五千多公尺，山頂終年積雪。

士坐下。

藍色的火苗熊熊地舔着戰士們紅腫的手掌，身上的雪花滋滋地溶化着，雪水往下流，周身感到从未有过的沁人肺腑的寒冷；但不久，一股溫暖的熱氣就開始向他們的胸口沖撞了。

三個人接過了拉錯大媽的酥油茶，咕嚕咕嚕地喝起來。頓時，就象通了電流一樣，周身每一個細胞都熱起來，暖和起來。和光國把空木碗還給大媽時，由衷的說了聲：“謝謝！”大媽連聲地念着佛：“阿彌陀佛……”

洛桑根老頭看着戰士們恢復了元氣，看着他們那被火光照耀着的紅紅的臉兒，心頭感到了莫大的欣慰。

但是，他還不能理解，這三個戰士在這樣的天氣，是怎樣爬過了梅里雪山的？他們到這裡來是為了什麼？他怀着好奇的心情，小心地問道：

“你們？……”

“我們借你房子住一宵，大爹，明早就走。”

“走？”

“是的，翻過雪山，到那邊的平壩子去。”

“啊噢噢！”洛桑根一連聲地搖著頭。

洛桑根知道，到那邊平壩子，還要翻過六、七座大小雪山，至少也得走上一個月。就是一只有神護着的過山驢也得被折磨死，眼下這三個身子單薄的人，能活着翻過去嗎？

“你不相信嗎，大爹！”小鬼和瑞明認真地說，“當初紅軍就爬過大雪山！”

“你說什么？”洛桑根从来也沒听說有过什么紅軍，更不知道过雪山草地的事。他只知道，从来还没有什么人在雪封山的时候活着翻过了大雪山。不錯，有那么一年，一个汉人在雪封山的时候打这里走过，但是当雪山解冻的时候，洛桑根就在雪山上找到了那个人的尸骨！那时，洛桑根曾为这个可憐的人洒过眼泪！

“还在我很小的时候，”和光国給洛桑根解釋說，“有一支队伍——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紅軍，为了中国几万万人民的解放事业，克服了千辛万难，翻过了雪山，走过了草地。”

“你們也是那样的队伍嗎？”洛桑根不解地問。

“对，我們就是当年的紅軍。今天，我們要照着紅軍的榜样翻过雪山去。”

“你們只三个人，能行嗎？”洛桑根耽心地問。

“能行，大爹！”和光国坚决地說。“我們有着一颗和紅軍一样的心，我們也就能克服任何困难！”

洛桑根叹口气，搖了搖頭。

狂风象巨大的鉄輪在屋頂上滾过，一陣紧似一陣。和光国心中絞痛着——看来，风雪更大了！

“不行，讓我用針給你挑！”和治生在屋角落里嚷着。

“只有三个水泡，小小的，我自己来。”小和捂着脚說。

和光国走了过去，把小鬼的脚拿到亮处一照，他竟惊呆了：滿脚的血泡！就象秘密被揭穿了似的，小鬼急的要哭，委屈地說：

“班長，不怕，我的脚走不軟！”

和光国的心情越来越沉重。……

……睡在屋里比睡在雪山上不知要暖和多少倍，但是和光国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他的脑子就象屋外的风雪，没有止境的翻腾着。他摸了摸揣在怀里的那束电报密码，干焦焦的，还附着从他心房里发散出来的热气。“我们能够把它送到！”他想，但是他的心却不由自主地跳了两下。

临出发以前，指导员把他叫了去，曾信任地对他说：“党考虑过了，决定把这任务交给你。是的，任务很艰巨，途中要经过几座没有人烟的雪山；而且雪封山的时候，是向来无法通行的。但是，这次任务关系着后方指挥部与前哨部队的联系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最迟不过 36 天，要将这密码送到前哨部队去！但是要记住，如果能早一天送到，就对我们国家有十倍、百倍的好处。我们相信你！……”

那时，和光国甚至没有多加考虑，就坚定地說：

“指导员，请放心，我是共产党员！……”

是的，他从没有怀疑过他能否将密码送到前哨部队去，他坚信，他一定能送到。当跨过奔腾的澜沧江，举目瞻望着插入云霄的梅里雪山时，他没有胆寒过，虽然在草原上长大的纳西族孩子并未爬过雪山；当梅里雪山上尖利的岩石一次又一次地划破他的手和脚时，他没有低头看一看自己的创伤；当露宿在雪山上，身子就象泡在冰窖里，他从未想到自己的身子是否会和冰雪冻结在一起；当凛冽的风雪一次又一次地把他刮倒，使他从岩上滑下来时，他从未考虑到自己会摔死。他坚信会活着，克服任何艰险，完成任务。因

此，他的心就象一盆熾烈的炭火，越燃越旺，燃熱了整個身上的血液。

同樣，他也很信任身旁邊的兩個戰士。信任他們，就象信任青年團員的光榮稱號一樣。那個才19歲的小鬼和瑞明，總象一隻小牛犢，一路上直往前沖；在翻越梅里雪山時，他還哼着那動聽的納西小調呢！和治生，這個在舊社會飽受折磨的人，是條鐵打的漢子，就象在完成任何其他任務時一樣，他總是不聲不響埋頭干着一切。但是，和光國却很焦急，他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：和瑞明的腳已經一個血泡蓋着一個血泡，而且由於露宿在雪山上，着了涼，得了傷風。和治生摔的跤太多，身體內部受到了震傷，走起路來已有些吃力。同時，風雪又一天天地更加猛烈、凶狠，而路途又那樣遙遠……這一切，怎能不使他心焦啊！

是的，按理說，應該叫同志們休息，那怕是休息一天也好。但是，指導員清晰的話又在警告着他：“……要記住，如果能早一天送到，就對我們國家有十倍、百倍的好處……”不能停下來，決不能夠！任便你天大的凶險，我們也要度過去！

他緊握着胸前的密碼，昏昏沉沉地睡去。

半夜，屋外風雪的吼聲驚醒了他。這時，小和睡意朦朧地翻了個身，喃喃地說：

“班長，風雪停了？不怕，我的腳走不軟的！”

“停了！”和光國一面回答，一面伸手去給他把被子塞严实些；但是他的手卻被一隻大手捉住了！和治生探過身子

說：

“班長，小和的脚不行了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明天讓我到前面探路，你在後面照顧。”

“不能這樣！”

“班長，你……”和治生差一點吼了起來。

“睡吧！”和光國倒下了，但還是睡不着。……

早晨，洛桑根醒來，一看，三個戰士已經不見了！他開了門，門外是狂風雪籠罩的世界！他深深的念了兩句佛，吩咐拉錯大媽：“把干牛糞拿出來，準備着，看吧，他們就會返回來的！”

二

黑沉沉的烏雲低垂在天空，擁擠着向一個方向飛奔，壓的人透不過氣來。巴掌大的雪花密密地向下飛落，雪山一片銀色，閃爍着耀眼的光芒。白色的濃霧在烏雲之下奔馳、繚繞。雪山被包圍在濃霧之中。三個戰士艱難地向雪山頂上爬去，一会儿被雲霧淹沒了，一会儿又隱約地冒出來。

雪山在一寸寸、一尺尺地加高；路，被埋在几尺甚至几丈深的積雪下面。和光國迈着堅定的步伐在前面踏雪找路；兩個戰士便踏着他的腳跡前進。

和瑞明走在中間，剛把左腳拔起來，右腳又陷到膝蓋。他喘着粗氣，忽然，覺得右腳被陷牢了，他使勁一拔，腳倒是拔出來了，可是鞋卻埋在雪里。和治生忙上前來幫助他，兩

人好不容易才把鞋挖出来。鞋底結了一层厚厚的冰，比鉄鞋还重。和瑞明望着这一只冰鞋，摇摇头，說：“真够噲！”

和治生拔出刺刀，把他鞋底上的冰砍掉。然后掏出兩片粗棕叶，往他鞋子上捆。

小和发急了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，老和？”

班長說：“你就讓他給你捆上吧！”

“不！我不要！”小和說完，賭气地打着赤脚走了。

“回来！”班長命令道，“一半的路都沒走完，就不顧惜自己、就不听話了？”

和瑞明咕嚕着站住了，不服气地穿上了鞋。

三个战士艰难地向上爬着。雪片象刀子似的向他們面上戳来，眼睛只能睜开一条綫。冷风直往鼻子、嘴巴里灌，走上十来步就得停下来喘气。黑云在他們脚下滚动，狂风在他們耳旁嘶鳴，他們仿佛行走在云层上面。

尖嘯着的利风越刮越猛，好似万匹嘶叫着的劣馬踏过了雪山。烏云滚动着，汹涌着，分散了，粉碎了，但馬上又挤在一起，把灰蒙蒙的天空遮住。濃霧滿山遍野飞跑。雪花在天空飞旋着、糾集着，就象万顆銀色的星星在顫抖。

“好大的风！”和瑞明紧咬着牙齒說。

“来，扶着手！”班長吩咐。

三个战士紧紧的拉着手，在陡峻的山岩上，稳健地迈着急步。

但是，濃黑的云块擋住了去路，雪风猛烈地扫过来，三个人險些被刮下岩去！

“臥下！”班長厉声的命令。三个战士迅速地臥在雪地里，紧紧地抱着。

风，肆虐地吼叫着，就象要把雪山撕碎！

“发你的脾气吧，我們可不在乎这一套！”小和把头依偎在和治生的胸前，靜靜地說。

“雪山高了，就是这个样子！”和治生也滿不在乎地說。

“这还不算高，”和光国說，“紅軍过雪山的时候，有一架雪山高上了天。听說，那时候領導上給下了一道命令：不准在山上跑，不准坐下！說是只要一动，震动了空气，天上就要下冰块，得砸破头呢！”

“好家伙！”小和砸了砸嘴，“那样的山才真是凶險！”

雪花飄落在他們身上，一层层加厚。

狂风把黑云块推向远方，云堆中現出了一綫藍天。发怒的雪山安靜下来了。三个战士又繼續上路。

前面是陡峻的山岩，冰壁上閃着逼人的藍光。碗口粗的冰棒悬在岩上，象雪山長出的大牙。

走着走着，他們突然感到走进了絕境——前面是一座披挂着冰雪的巉岩！不是走錯了方向吧？和光国取出指北針，上面显示的方向，說明他們是在正路上走。但是路在那里呢？大雪掩盖了一切，他得不到任何回答。

“拐回去嗎？”每个人都在心的深处这样問着自己。但几乎同时又都在这样地責备自己：“不！决不能后退一步！”

“来，仔細看看。”和光国帶着兩個战士向前走了几步，在一个隆起的雪堆上停了下来，这里能够看得更寬、更远、

更清楚。

三对沉靜的眼光透过风雪，从左到右，从远而近，搜索了每一片断岩。研究着，計算着，但都很难有把握找出一条路来。

“班長，你看，”和治生突然指着前面說，“那挂了一排冰棒的地方——看見了嗎？下面还挂了一排冰棒，可是兩排冰棒的中間却是浮雪。看見了嗎？”

“看見了。”

“我看那那是一条沿着山岩延伸过去的小路！”

“可是再过去就沒有冰棒了。”和瑞明說。

“那是路又向山頂延伸上去了。”和光国望着前面沉思地說。

在高原上，本来許多地方的路，都是沿着山岩盤旋的，可是現在誰又能肯定那果真就是一条路呢？和光国走到悬挂着冰棒的地方，用刺刀將积雪挑下岩去。慢慢地，雪被挑干淨了，果然，下面隱約現出一条似乎曾被人踩过的小路！这时，每个人都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“路发现了，我們馬上就要走过去。”和光国沉靜地說。

“但是，路却是沿着悬崖盤旋的，下面就是深谷，很危險。必須沉着、鎮靜，踏实在了一步再迈下一步。現在由我来探路，你們照着我的脚印走。”

“你不能够，班長！”和治生攔住說，“讓我去探路！”

“不要这样！”和光国严肃地說。

“不行！”和治生的臉脹得紫紅，冒起了青筋。“几十丈

深的山谷，一脚踩虛了，摔下去就沒命了！你不能这样做，班長。你身上有文件，你的担子重！……”

“不，老和同志，你的身体虛呀！”

“我不要緊，我知道咋个走法。”說着，他就弯下身去把腳脚捆結实些。

和光国沉靜地凝望着面前这个从未有过这样激动的战士，心头热烘烘的，一时倒說不出話来。在緊要的关头，我們的同志，从来都是不顧惜自己的。

和治生整理好裝具，背着枪，兩手扶着冰壁，攀着冰棒，背朝外，一步一步地沿着岩壁向前跨去。身后就是望不見底的深谷，自己就象悬在空中，血涌上了头頂，太阳穴突突地跳着，他一阵陣地感到昏眩。淒厉的狂风尖嘯着，向他撞来，几次都險些把他撞下岩去！他什么也不想，沉着地迈着重实的步子向前走。

和光国、和瑞明踏着他的脚印，稳实地跟进。

每迈出一步，他都要用脚尖去試一試前面的浮雪，探一探那是一块狡猾的极雪呢，或者雪下面埋着的是一块并不坚实的冰。当他确定雪下面是土，是坚固的石头，才迈进一步。每迈进一步，他都付出了无限的艰辛！

兩只手僵硬了，脚也不象先前灵活、好使，他很着急，怕的是兩只手抓不牢冰壁，风一吹翻跌下去。

突然，他觉得脚下踏着的东西在晃动。他急忙往前一跳，但他却跳到了一块浮雪上，雪馬上就散了，向岩下墜落！他迅速抱住了身边的大冰棒，脚下的硬雪块嘩嘩地滾下岩